



復旦大學 美國研究中心

Fudan American Review

美国问题研究

2017/2 (总第二十五辑)

| 刁大明 |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延续、变化与走向

| 王传兴 |

美国民粹主义“敌人”情结根源及其对特朗普内外政策的影响
——基于美国族裔政治视角的分析

| 信强 |

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走向浅析

| 孙德刚 |

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评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问题研究.第25辑/吴心伯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ISBN 978-7-208-14953-3

I. ①美… II. ①吴… III. ①美国-研究 IV.
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2223号

责任编辑 王 琪

封面设计 夏 芳

美国问题研究(第二十五辑)

吴心伯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4.25 插页 4 字数 221,000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4953-3/D·3156

定价 45.00 元

FUDAN AMERICAN REVIEW

美国问题研究

2017/2 (总第二十五辑)

主办单位: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主 编: 吴心伯

副 主 编: 刘永涛

执行编辑: 宋国友

编辑委员会 (以汉语拼音字母排序)

黄 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黄仁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

贾庆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陆伯彬 (ROBERT ROSS, 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

倪世雄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潘 锐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阮宗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沈丁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信 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徐以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杨 毅 (中国国防大学)

于 滨 (美国文博大大学政治学系)

袁 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朱明权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通讯地址: 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美国问题研究》编辑部

邮政编码: 200433

电 话: (021) 55664675

传 真: (021) 65119567

电子信箱: FAR@fudan.edu.cn

目 录

美国政治

-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延续、变化与走向/1 刁大明
特朗普当选的冲击与美国共和党的内外政策转型/27 周鑫宇 邹虹瑾
2016年美国大选与茶党的未来/46 唐慧云

美国外交

- 美国民粹主义“敌人”情结根源及其对特朗普内外政策的影响
——基于美国族裔政治视角的分析/64 王传兴
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机制：既有基础与战略路径/79 潘亚玲
特朗普的同盟理念与美日常设同盟协调机制/98 焦世新
保护主义·反全球主义·实用主义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强国”思路辨析/121 孙西辉
“勉强大国”与“中等强国”：美加北极关系析探/148 王晨光

美国的地区政策

- 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走向浅析/164 信 强
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评析/178 孙德刚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东南亚政策展望/198 刘若楠

Abstracts and Key Words/214

美国政治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 延续、变化与走向

刁大明*

【内容提要】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进入了历史周期更迭的新阶段。作为2016年选举背景的民怨情绪持续累积，特朗普在总体民意表现极为负面的同时，却得到了共和党党内的坚定支撑。面对如此极化的民意开局，特朗普通过利用社交媒体实现对共和党支持者的强化，但社交媒体也对特朗普执政权威形成了挑战；同时，特朗普更为依赖总统行政令等“单边方式”推进重要政策，进而陷入了无法有效兑现承诺的困境。在“特朗普时代”，政党政治以“党内政治”即民主、共和两党的党内整合作为优先主题，长期而言正在进行着以政党重组与区域变动为体现的周期更迭。新政治周期的调整，是对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国家面对的经济发展与族裔结构等新挑战的必然回应，而特朗普的当选及其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是新周期更迭这一时代特征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 特朗普 民意 社交媒体 总统单边行动 党内政治 历史周期

* 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青年创新团队项目“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中的中美关系研究”（2015JT003）的阶段性成果。

“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把权力从一个政府转交给另一个政府，或者从一个政党转交给另一个政党，而是将权力从华府权贵的手中归还给人民……真正重要的不是谁在执掌我们的政府，而是我们的政府是否‘民有’。”^①2017年1月20日，美国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宣誓就职时承诺将确保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主人”，并将变革的矛头直指华盛顿“建制派”。

于是，一场“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革新似乎接踵而至。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政府经验与军旅生涯同时空白的白宫主人，特朗普被期待驾驭“反建制派”力量，涤荡华盛顿政治圈的分裂、僵化以及与民意的脱节，这些也构成了普通选民特别是蓝领中下层选民希冀特朗普兑现“让美国再次强大”竞选承诺的关键内容。但现实情况是，从前后两版的所谓“限入令”遭遇司法冻结，到旨在废除并替代“奥巴马医改”的共和党版本即《美国医保法案》（*American Health Care Act*）引发党内分歧，再到“通俄门”调查的愈演愈烈、扑朔迷离……一系列重大争议性事件都在强调一个不争的事实：新总统正在接受美国政治所蕴含的巨大惯性的塑造。而正是这种塑造，让特朗普很快意识到了美国总统在宪法框架与政治生态夹缝之中的局限性。

基于对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以来美国政治发展的初步观察，本文尝试就“特朗普时代”及其执政以来的美国政治走向进行梳理，重点探讨作为美国政治重大背景的民意态势、特朗普影响下的政治生态以及当前美国政治生态的基本主题。在延续与变革的对比之中，本文尝试对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的总体走向作出初步预判。

一、不变的环境：不满与极化民意的延续

众所周知，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是以美国民众对经济、社会事务以及国际环境等多项议题的不满甚至怨气作为关键民意背景的，进而为迎合民怨宣泄的“反建制派”候选人特朗普的当选创造了条件。不可否认，2016年大选虽然实现

^① “The Inaugural Address”, *The White House*, Jan.20, 2017, 见: <https://www.whitehouse.gov/inaugural-address>, 2017年5月11日访问。

了不低的投票率（55.5%），但仍旧是一场“低质量”的总统选举。其一，两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均未享有多数民意支持。在选举日前夕，特朗普的满意度只维持在三成上下、不满意度则达六成，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满意度则不足四成，不满意度达到五成以上。^①在竞选期间围绕着两位候选人的争议性议题乃至丑闻也加剧了民众的厌恶情绪，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大选显然无法为选民提供有效且优质的解决方案。其二，特朗普的当选是在“双不过半”的前提下实现的。在美国特有的初选制度和各州“胜者全得”的选举人团制度的交互影响下，特朗普在初选和大选的相应范围选民中均未得到简单半数以上的支持，甚至在大选期间还是以“选民票落后、选举人团票反超”的民意劣势当选的。^②“双不过半”以及“两票倒置”的弱势状态直接约束着特朗普推进内外政策的政治空间。

由于总统选举的“低质量”，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美国民意不但没有显现出积极调整的迹象，反而发生了民怨累积与极化加剧同步恶化的态势。

一方面，民意的悲观与不满持续加剧，毫无改观。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2017年5月公布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度已跌落至20%，是1958年首次同主题民调以来的最低水平。具体而言，至少有22%的受访者对当前联邦政府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55%深感失望。这两个指标的水平与2016年3月即大选初选期间（21%和57%）以及2015年10月即大选隐形初选期间（22%和57%）不存在统计差异。此外，对联邦政府感到愤怒者在民主、共和两党阵营中的比例分布差距不大，分别为24%和21%。^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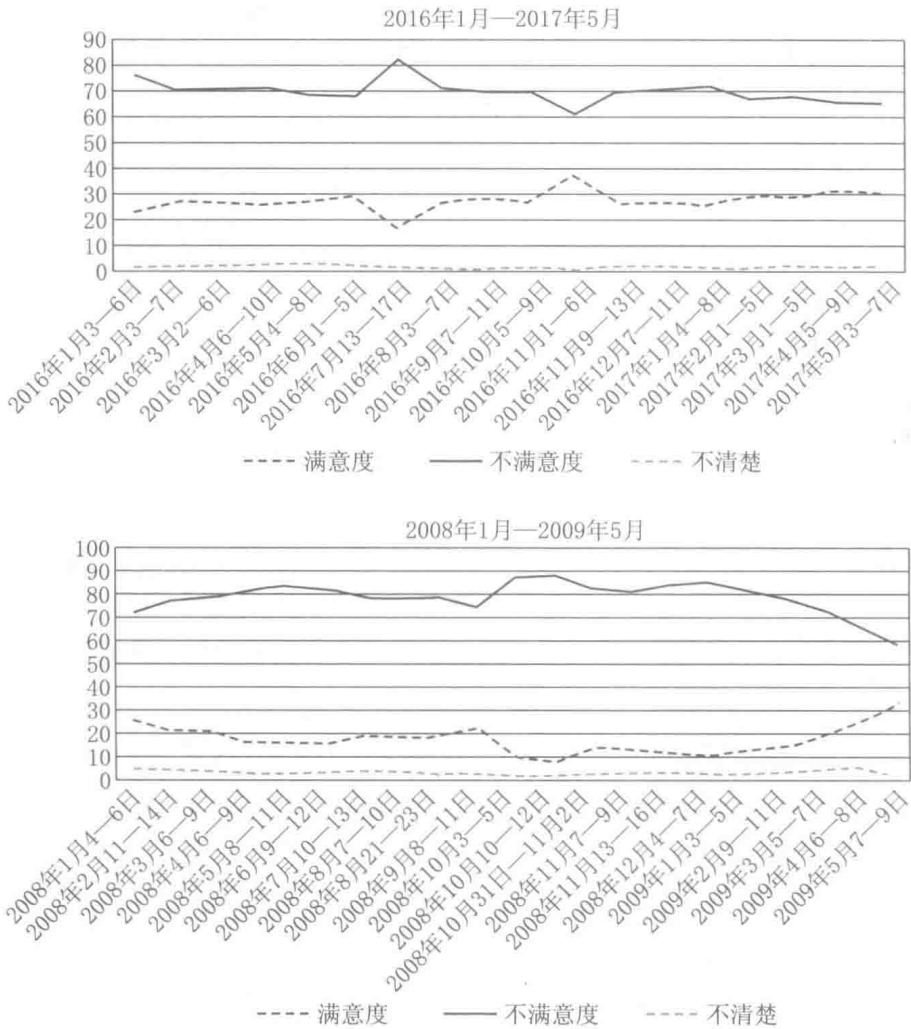
在对联邦政府信任感缺失的同时，美国民众对国家方向也持续不满。如图1所示，选举之后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民意虽然有所好转，但幅度仍旧

① “Donald Trump: Favorability Ratings”, *Polling Report*, 见: http://www.pollingreport.com/trump_fav.htm, 2017年6月2日访问; 以及“Political Figures: Hillary Clinton”, *Polling Report*, 见: <http://www.pollingreport.com/hrc.htm>, 2017年6月2日访问。

②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2016”, *Wikipedia*, 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presidential_election, 2017年6月2日访问。

③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Remains Near Historic Lows as Partisan Attitudes Shift”, *Pew Research Center*, May 3, 2017, 见: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7/05/03/public-trust-in-government-remains-near-historic-lows-as-partisan-attitudes-shift>, 2017年5月11日访问。

微弱。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新政府并未给普通民众对国家前景的期待注入“正能量”。又如图 1 所示，2009 年即奥巴马上台后民众的满意度与不满意度同步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积极变化，说明其时的奥巴马新政府为普通民众创造了新的期待。两次政府换届前后民众态度的不同变化，足以说明 2016 年选举不但没有实现 2008 年大选的民怨释放效果，反而酿成了民怨情绪的进一步积累。



资料来源: <http://www.gallup.com/poll/1669/general-mood-country.aspx>.

图 1 2008 年和 2016 年两次大选当年以及其后新政府上台前五个月
美国民众对国家方向的满意度与不满意度走势对比

民众对于国家首要议题的关注度偏好上的持续性，也可能体现出民怨情绪的堆积。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2017年3月初公布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仍将经济与就业（26%）、医疗保险（20%）、国家安全（16%）视为国家需要急迫解决的首要关切，^①如此状况与去年竞选期间别无二致。

另一方面，特朗普面临着极化的民调表现：总体满意度创历史新低，但共和党阵营却给予坚定支撑。根据盖洛普的每日追踪民调显示，特朗普以满意度与不满意度同为45%的相对低民调就任，其后满意度基本都不及不满意度，甚至在2017年3月26日至28日的民调中出现了满意度为35%、不满意度59%的最差民调表现。^②对比而言，奥巴马同期的满意度超过六成，不满意度最高也仅为三成。^③再从总统上任百日民调的历史比较观察，特朗普以41%的满意度刷新了1953年以来最低民调满意度总统的纪录：前9位总统无一在百日执政中民调跌至50%以下。可见，特朗普在总统政治意义上面对着一个历史上最低、最为负面的民意开局。^④

就各类政策议题的分类表现而言，特朗普的民意支持也都差强人意。截止到2017年5月初，特朗普在经济、外交、反恐、移民、医疗、税收、贸易等诸多议题上的不满意度均不同程度地超过了满意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自竞选以来持续保持的在经济议题上的满意度优势也在逐步缩水：从2017年2月2日至6日的满意度为44%、不满意度为41%，到5月4日至9日时的数字转为40%比52%，不满意度陡然上升。^⑤

① “Problems and Priorities”, *Polling Report*, 见: <http://www.pollingreport.com/prioriti.htm>, 2017年5月11日访问。

② “President Trump: Gallup Daily Tracking”, *Polling Report*, 见: http://www.pollingreport.com/djt_job1.htm, 2017年5月11日访问。

③ “President Trump: Gallup Daily Tracking”, *Polling Report*, 见: http://www.pollingreport.com/djt_job1.htm, 2017年5月11日访问；以及“President Obama: Gallup Daily Tracking: 2009—2012”, *Polling Report*, 见: http://www.pollingreport.com/obama_job1a.htm, 2017年5月11日访问。

④ “Presidential Job Approval Ratings Following the First 100 Days: Eisenhower-Trump”,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见: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data/100days_approval.php, 2017年5月11日访问。

⑤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Polling Report*, 见: http://www.pollingreport.com/trump_ad.htm, 2017年5月11日访问。

在总体民意满意度处于持续低位的情形下，特朗普在两党各自选民群体中遭遇了分歧性极大的民意分布，特别是在共和党阵营中仍享有颇高的支持率。具体而言，按照 2017 年 5 月 12 日至 14 日的相关民调显示，特朗普在全体受访者中的满意度与不满意度分别为 43% 和 51%，这组数字在共和党、民主党选民中则分别变化为几乎“互为倒像”的 79% 和 16%、15% 和 80%，而在独立选民群体中则为与全体受访者民调水平相当的 39% 和 50%。^①

即便在新政府上台以来涌现出的极具争议性的议题上，特朗普也保持了总体较低但相对极化的民意窘况。如表 1 所示，以“限入令”、共和党主导的《美国医保法案》以及 5 月 9 日解雇联邦调查局时任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等三个争议性事件中的民意支持率进行比较，特朗普显然在全体选民、独立选民群体中都得到了总体负面评价，其在民主党群体中的负面评价更大，共和党阵营在这些争议性议题上却给予特朗普颇为坚实的支持。

表 1 特朗普在三个争议性议题上不同选民群体的支持率比较

议 题	全体选民	民主党选民	共和党选民	独立选民
	支持率 - 不支持率 (%)			
限入令	- 5	- 79	+ 77	- 6
共和党医改	- 25	- 73	+ 37	- 26
解雇科米	- 14	- 70	+ 64	- 15

资料来源：“Immigration/Border Security”，*Polling Report*，见：<http://www.pollingreport.com/immigration.htm>，2017 年 5 月 11 日访问；“Health Policy”，*Polling Report*，见：<http://www.pollingreport.com/health.htm>，2017 年 5 月 11 日访问；“President Trump an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Polling Report*，见：http://www.pollingreport.com/trump_ad.htm，2017 年 5 月 11 日访问。

在争议性议题上的本党支持，为特朗普提供了坚持争议性立场或决定的有限动力。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自身具备在争议性议题上聚集党内支持的动员能力。根据“清晨咨询”（*Morning Consult*）和网站 Politico 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共和党受访者在 2017 年 4 月中旬时对解雇科米表示支持的比例仅为 31%，

^① Steven Shepard, “Poll: Trump Approval Rating Hits New Low”, *Politico*, May 17, 2017, 见：<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7/05/17/trump-approval-rating-238457>，2017 年 5 月 11 日访问。

但在5月9日至11日即特朗普正式作出解雇决定之后立即进行的民调却显示，共和党群体在该决定上的支持率迅速飙升为62%。^①

同时，民调也得出结论，即当仍旧对特朗普持有高满意度的共和党选民群体在面对特朗普与国会两院共和党（多数党）领导层出现的分歧之时，还是会坚持对特朗普的更多支持。共和党受访者中有62%选择支持特朗普，只有34%力挺国会共和党领导层。如此悬殊的民意分布在共和党内部不同人口统计学分类中基本得以维持，只有18岁至39岁的青年选民逆转：52%支持国会共和党、36%支持特朗普。^②

即便在争议性议题或府会关系上足以握有党内优势，但特朗普在另外一些民调中却被认为正在缓慢地丢失共和党的支持。根据5月14日至18日的民调显示，共和党受访者中对特朗普不满者的比例从一周前的16%增至23%。^③此外，特朗普在对其当选具有关键作用的白人选民群体中的满意度也有所下降。5月中旬的民调显示，特朗普在白人选民群体中的满意度与不满意度分别为48%和46%，4月中旬时的这组数字为53%和38%，而2016年大选的出口民调显示特朗普在白人选民群体中斩获了62%的支持率。如果再具体到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群体中，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出口民调的支持率、4月中旬以及5月中旬的满意度分别一路下滑为67%、57%以及47%。^④

不可否认，在党争极化的大环境下，两党选民势如水火的两极评价固然司空见惯，但作为新总统，特朗普在全体选民群体及独立选民群体中的低满意度

① Cameron Easley, "Partisanship A Strong Factor in Voters' Stance on Comey Firing", *Morning Consult*, May 11, 2017, 见: <https://morningconsult.com/2017/05/11/partisanship-strong-factor-voters-stance-comey-firing>, 2017年5月11日访问。

② "In Trump Era, What Partisans Want From Their Congressional Leaders", *Pew Research Center*, Feb. 22, 2017, 见: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7/02/22/in-trump-era-what-partisans-want-from-their-congressional-leaders>, 2017年5月11日访问。

③ Chris Kahn, "Approval of President Trump Drops to Lowest since Inauguration: Reuters/Ipsos Poll", *Reuters*, May 19, 2017, 见: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ump-poll-idUSKCN18F2AH>, 2017年6月3日访问。

④ Tim Marcin, "How Popular is Trump? Latest Approval Rating Plummets as White Supporters Flee", *Newsweek*, May 11, 2017, 见: <http://www.newsweek.com/how-popular-trump-latest-approval-rating-white-supporters-flee-president-607478>, 2017年6月3日访问。

或低支持率却颇为罕见。特别是在美国经济与就业形势至少在指标意义上持续向好（如2017年5月的失业率已降至2007年以来即十年间最低的4.3%）^①的趋势下，美国民众仍对国家现状和特朗普政府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满情绪，无疑是在延续2016年大选期间不断累积下的民怨情绪。总体负面而极化悬殊的民意分布，是约束特朗普政府内外政策的最关键的延续性政治环境因素。

二、特朗普的应对：“推特治国”与“帝王式总统”

累积的民怨与极化的民意，提高了特朗普推进内外政策议程的难度。矛盾性的民意分布至少对特朗普政府造成了两个维度上的重要塑造。其一，为了抗衡民众的不满、确保政府与政策的稳定，特朗普存在极强的动机来强化针对共和党选民群体的动员，全力确保助力其胜选的基本盘支持得以延续。在该维度上，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为特朗普提供了最佳工具。其二，面对总体民意满意度低、共和党党内保持高支持度这一难以很快缓解的困境，特朗普逐渐倾向于采取“单边主义”路径推进政策议程，进而导致了所谓的“帝王式总统”（imperial presidency）的差异化回归。

（一）“推特治国”重构美国政治生态

如同小罗斯福通过广播进行“炉边谈话”或者肯尼迪凭借电视展现领导人魅力，能够代表特朗普或者“特朗普时代”的政治传播工具当然是推特等社交媒体，甚至特朗普频繁使用推特发表政治立场、预告政策决定的行为，也被戏称为是“推特治国”。^②虽然这种说法存在很大程度的夸张成分，但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当然会深层次改变政治运行的基本逻辑。这种改变显然并非是特朗普造成的，但却由于特朗普的当选和对推特的广泛使用，而成为重构美国政治传

^① “Labor Force Statistics from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见: <https://data.bls.gov/timeseries/LNS14000000>, 2017年6月3日访问。

^② Neal Gabler, “Donald Trump, the Emperor of Social Media”, *Moyers & Company*, April 29, 2016, 见: <http://billmoyers.com/story/donald-trump-the-emperor-of-social-media/>, 2017年6月3日访问。

播或动员结构的重要因素。

一般而言，佛蒙特州前州长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在2004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早期的意外领先，被认为是互联网技术应用于选举政治的重大成功，也标志着美国政治的“网络化”与“数据化”。^①网络技术塑造的政治语境下，“永续动员”（permanent campaign）成为更易完成的任务，特别是决策在华盛顿政治圈受阻或总统本人作为“圈外人”而并不擅于与华盛顿“建制派”合作的情形下，网络动员的广泛性、针对性与及时性都为白宫提供了直接诉诸民意支持的重要渠道。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即奥巴马在执政八年中广泛运用网络技术实现的自下而上的政策动员，成功推动了包括“奥巴马医改”在内的众多议程。^②

如果将美国首位“互联网总统”的头衔冠以奥巴马的话，特朗普无疑是首位所谓的“社交媒体总统”，而美国政治也就此步入了所谓的“社交媒体”时代。推特、脸谱等社交媒体的普及虽然有赖于互联网技术，但因其轻而易举地实现的双向度网络化动员，已在竞选和政策过程中显现出不同于普通互联网技术的巨大能量。根据皮尤研究机构的民调显示，62%的美国成年人不同程度地凭借社交媒体获悉新闻，而这个数字在2012年时还是49%。^③换言之，社交媒体在“奥巴马时代”崭露头角，在“特朗普时代”已然大行其道。

一方面，推特等社交媒体所能实现的政治动员具有极强的“负面吸附力”，加剧政治极化态势。整体而言，社交媒体的传播方式表现为语句简洁的“口号化”、明确立场的“激进化”，以及宣泄情绪的“低俗化”。^④这三个特征决定了社交媒体具有颇为可观的“负面吸附力”，完全符合2016年民怨情绪表达的一

① Matthew Hindman, “The Real Lessons of Howard Dean: Reflections on the First Digital Campaig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3, No.1, Mar. 2005, pp.121—128.

② James A.Thurber, “Changing the Way Washington Works? President Obama’s Battle with Lobbyists”, *Presentation at Conference on The Early Obama Presidency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cy*, Westminster University London, UK, May 14, 2010.

③ Jeffrey Gottfried and Elisa Shearer, “News Use Acros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2016”, *Pew Research Center*, May 26, 2016, 见: <http://www.journalism.org/2016/05/26/news-use-across-social-media-platforms-2016/>, 2017年6月3日访问。

④ Brian L.Ott, “The Age of Twitter: Donald J.Trump and the Politics of Debasement”,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Vol.34, Issue 1, Jan 2017, pp.59—67.

般规律，也与特朗普的行事风格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取向高度吻合。换言之，特朗普通过在推特等社交媒体实现的动员最大程度上迎合并驾驭了2016年选举中的民怨情绪。因而，其上台后也正在继续采取相对简单、激进甚至粗暴的推特表达来巩固这一部分民众的支持。

与此同时，研究表明，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网络传播事实上并未为选民提供广泛而公开的信息，反而加深了已有不同群体认同的固化，恶化了政治立场的极化。^①再具体而言，推特中的“转发”（retweet）行为明显具有强烈的极化分布，而“提及”（mention）行为则相对不具备明显差异。^②这就意味着，同一条具有特定政治立场的推文可能被反复地甚至几何级地转发，从而形成强化极化立场的效果；而“提及”行为构成的新推文则往往不会造成广泛极化的传播效果。推特等社交媒体在加深政治极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这种“传染性”角色，不但是特朗普竭力稳固共和党基本盘的有效途径，事实上也是反向导致特朗普陷入总体满意度低、但共和党选民满意度高的民意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推特等社交媒体正在解构所谓“政治权威”，不断推动着“反建制派”浪潮。如果说2016年美国大选的主线之一是“建制派”与“反建制派”之间的激烈对决的话，社交媒体无疑为“反建制派”提供着强劲的推动力。在传统媒体的语境下，媒体议程设置基本上是由专业精英或者所谓“建制派”决定的，民众个体本身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充当受众角色。而在社交媒体的参与下，包括政治人物在内的个体都转化为消息源，甚至可以制造具有高舆论关注度的所谓“新闻”，并足以吸引传播媒体报道议程的跟进与政府政策议程的关注。^③这种逆向传播的新结构本质上导致了对“建制派”或“权威”的解构。

① Sarita Yardi and Danah Boyd, "Dynamic Debates: An Analysis of Group Polarization Over Time on Twitter", *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Vol.30, No.5, pp.316—327.

② M.D.Conover, J.Ratkiewicz, M.Francisco, B.Goncalves, A.Flammini, and F.Menczer, "Political Polarization on Twitter",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AAAI Conference on Weblogs and Social Media*, 2011, 见: <https://www.aaai.org/ocs/index.php/ICWSM/ICWSM11/paper/viewFile/2847/3275>, 2017年6月3日访问。

③ Nic Newman, "The Rise of Social Media and Its Impact on Mainstream Journalism", *Reuters Institute of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2009, 见: <http://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publication/rise-social-media-and-its-impact-mainstream-journalism>, 2017年6月3日访问。

以个体消息源为核心的社交媒体传播不但助力了特朗普的当选，而且确保其在与主流媒体关系始终紧张的情况下，仍可以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对包括传统主流媒体在内的权威发起的解构，也直接挑战着就任总统进而也成为“权威”的一部分的特朗普自身。根据相关研究，针对2016年新闻消息源的统计显示，主流新闻网站的访问量有48.7%来自直接访问，来自社交媒体传播点击访问的只有10.1%，而所谓的“假新闻”网站的直接访问量约为30.5%，社交媒体的链接提供了41.8%的访问量。^①这种“假新闻”在社交媒体中蔓延的态势在大选后并未缓解，至今仍在延续。这就意味着，社交媒体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所谓的“后真相时代”，进而恶化了特朗普的个人形象及其当前所面对各种“门”丑闻的复杂程度与负面影响。

社交媒体给予个体参与者的角色，导致“反建制派”政治人物乃至“反建制派”政治力量的不断涌现。随着特朗普以毫无政治经验的“圈外人”角色入主白宫，社交媒体带来的制造“网红”参选人的传播结构、锁定支持者群体的直接动员，以及动员与募款（如通过社交网络技术实现的小额捐款）合并的双向路径，都为“政治圈外人”或者所谓的“非主流政治人物”创造了获得足够政治资源的充分机会。事实上，这种帮助特朗普或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崛起的政治传播结构，在特朗普上台之后逐渐进入了常态化状态。在2017年4月到6月之间进行的关于多个国会众议院席位的补选中，多位“反建制派”参选人至少都战胜了相对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党内竞争者。比如，佐治亚州国会众议院第6选区席位的民主党候选人乔恩·奥瑟夫（Jon Ossoff）就是一位只具有国会议员助手经历的纪录片制作人，但他战胜了身为该州前州参议员的党内对手；又如，在蒙大拿全州国会众议院单一席位补选的民主党初选中，歌手罗布·奎斯特（Rob Quist）也战胜了多位州议员。^②甚至在目前关于2018

① Hunt Allcott and Matthew Gentzkow, “Social Media and Fake News in the 2016 El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31, No.2, Spring 2017, pp.211—236.

② “Georgia’s 6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Special Election, 2017”, *Wikipedia*, 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rgia%27s_6th_congressional_district_special_election,_2017, 2017年6月3日访问；以及“Montana’s At-Large Congressional District Special Election, 2017”, *Wikipedia*, 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ntana%27s_at-large_congressional_district_special_election,_2017, 2017年6月3日访问。

年中期选举的众多猜测中,畅销书作者 J.D.万斯(J.D.Vance)和广播谈话节目主持人劳拉·英格拉哈姆(Laura Ingraham)也被传说有可能分别在俄亥俄州和弗吉尼亚州代表共和党参选国会参议员。^①如此“反建制派”持续挑战“建制派”的浪潮,完全是社交媒体推波助澜下不信任政治精英的民怨情绪的持续发酵,但其结果未必是民意不满的平复,而可能会因为“反建制派”无力有效兑现承诺而导致民意不满进一步升级。这种恶性循环部分地正发生在特朗普政府之中,也将直接妨碍某些关键政策的延续性。

可见,特朗普如今所谓的“推特治国”,本质上是在迎合性地延续使用社交媒体工具,从而实现强化共和党基本盘支持度的动员效果。但在实现针对性动员的同时,社交媒体在政治层面的广泛运用也为特朗普政府的公信力制造了众多新挑战,进而也加剧了“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虽然正在制造某些不稳定性,但也在加速美国政治生态的自我更新。

(二)“帝王式总统”凸显特朗普执政困境

所谓“帝王式总统”主要用来形容新政时代以来的现代美国总统制中总统权力有所上升的整体趋势。按照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 Jr.)在其同名专著中的极简提炼,“帝王式总统”至少具有两个明确标志,即超越可控的制约以及超越联邦宪法的限制。^②

虽然总统及其行政分支权力扩大的趋势在“水门事件”以来有所减缓,甚至国会所代表的立法权力也在同步复兴,但在 21 世纪以来,美国先后陷入反恐泥潭和金融危机阴影的大背景下,总统权力再度回升。小布什时期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无疑是总统权力在危机中占据主导的绝佳体现。而在奥巴马执政的八年中,“帝王式总统”也直接体现为,在面对国会共和党的彻底抵制与某些议题亟待解决方案的矛盾之时,奥巴马通过总统行政令(executive order)等

^① Max Greenwood, “Author of Hillbilly Elegy Encouraged to Run for Senate: Report”, *The Hill*, May 25, 2017, 见: <http://thehill.com/blogs/blog-briefing-room/news/335246-author-of-hillbilly-elegy-encouraged-to-run-for-senate-report>, 2017 年 6 月 3 日访问;以及 Igor Bobic, “Laura Ingraham Considering Run for Senate in Virginia”, *The Huffington Post*, Jan.17, 2017, 见: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laura-ingraham-virginia-senate_us_587e1abee4b0d4cc08848390, 2017 年 6 月 3 日访问。

^② Arthur M.Schlesinger, Jr.,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3, p.x.

方式暂时执行政策的所谓的“单边主义”扩权。^①需要说明的是，奥巴马在八年任期中总共颁布了 276 项总统行政令，平均每年 35 项，该水平是格洛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第二个任期（1893—1897 年）以来最低的。这也凸显了奥巴马的总统行政令更多聚焦于较为重要的政策议题，在政策影响意义上具有更高的“含金量”。^②

就特朗普执政初期的作为判断，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奥巴马时代所谓的“帝王式总统”风格，但这种延续显著地存在着两个维度上的差异。其一，两者面对的民意基础不同。如前文提及的那样，特朗普所面对的是历史最低、最负面的民意开局，民意前景也不乐观；而奥巴马上台之初享有的是满意度为 68%、不满意度为 12% 的极高期待，即便是在八年执政之中，也只有 2011 年下半年到 2012 年上半年和 2013 年底到 2016 年初这两个时段，经受了不满意度反超满意度的困难局面，但在这两个时段中奥巴马的不满意度也从未超过六成、满意度也基本维持在四成以上的水平。^③换言之，特朗普只拥有共和党基本盘的极化支持，而奥巴马享有的支持群体规模明显更为“光谱”。其二，两者在与国会合作上的态度不同。两人上台之初都面临着本党控制国会两院多数的“一致政府”状态，奥巴马选择更多地与国会合作，在 2010 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失去国会众议院多数之后才转而推进“单边方式”，而特朗普则从上台伊始就依赖于总统行政令来实施核心政策。具体而言，奥巴马在上任第一年共发布了 39 项行政令，在百日执政期间发布了 19 项，其中内容除了解除联邦政府拨款支持干细胞研究禁令等具体政策之外，大都为程序性或组织架构性安排；^④反观特朗普，百日执

① Zachary Karabell, “How the GOP Made Obama One of America’s Most Powerful Presidents”, *Politico*, Apr. 14, 2006, 见: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6/04/barack-obama-gop-most-powerful-213814>, 2017 年 6 月 3 日访问。

② “Executive Orders: Washington-Trump”,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见: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data/orders.php>, 2017 年 6 月 3 日访问。

③ “President Obama: Gallup Daily Tracking: 2009—2012”, *Polling Report*, 见: http://www.pollingreport.com/obama_job1a.htm, 2017 年 6 月 3 日访问；以及 “President Obama: Gallup Daily Tracking”, *Polling Report*, 见: http://www.pollingreport.com/obama_job1.htm, 2017 年 6 月 3 日访问。

④ “List of Executive Actions by Barack Obama”, *Wikipedia*, 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executive_actions_by_Barack_Obama, 2017 年 6 月 3 日访问；以及 “List of Executive Actions by Donald Trump”, *Wikipedia*, 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executive_actions_by_Donald_Trump, 2017 年 6 月 3 日访问。